



《鸿儒博商》

传承弘扬艺术精髓，汇聚文化强国合力。“扑拓留声”陈旭拓迹艺术作品首展，11月1日在山西美术馆开展。

展览由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主办，香港山西商会、澳门山西商会、深圳市山西商会、山西旭复轩拓迹艺术工作室、山西美术馆承办。拓迹艺术是中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此次首展涵盖8个系列，包括中国红色金融、中国金融史、三晋文化、山西佛文化及文物保护、中国功夫、中国古瓷、中国古文字、中国青铜。

展出的百余件作品，以拓迹传承创新非遗技艺，使拓迹艺术与华夏文明激情碰撞，与三晋文化完美融合，真正“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”。

继承传统美 开创新艺术

走进展厅，看到一幅幅作品，既不是绘画，又不是拓片，观众会心生好奇：拓迹艺术怎么定义？

陈旭解惑，“拓迹，是中国历史文化传承项目，是我在向前人学习传统的平面拓、立体拓的基础上，开创的一种全新的传拓创作方式。是融书法美术、工艺技术等为体的综合性创新艺术。”

展厅一层，一幅8米全形拓长卷《China-走来》，极富视觉冲击，古老的车辙横亘画面；车辙上面，巨大的车轮一个翻过一个，拥有碾过时光的力量。作品虽然静默无语，观众却似乎听到中华文明一路奔来的声音。

作品里，车辙是陈旭从娘子关长城拓回来的，车轮是明清时期晋商走西口的老物。观众又好奇了，难道什么物件都能拓吗？还真真是。展品中，所拓对象无所不包，白菜、柿子、葡萄、报纸、自行车、树叶、芭蕉、牌匾、石头、古琴、秤砣、螃蟹、蟋蟀……在纸上都重生似的变幻了模样。生活创造了艺术，艺术提升了生活。

古代没有照相机，传拓是一种体现中国智慧的复制技法，将宣纸覆盖在金石器物上，用墨打拓，使铭文、纹饰、图形等真实复制到纸上，留存资料，利于研究青铜器、碑刻等。

从1995年跟古文字学家张颌学习平面拓，陈旭就醉心于传拓技艺的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，自成一家。他将平面拓、立体拓、软体拓、活体拓融为一体，所拓可以是硬物、软物、活物等任何东西，并将不同拓物组合在一起，配以题跋，将拓迹艺术从题材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推向新天地。

岁月失语 扑拓留声

陈旭拓迹艺术作品展开

技艺近乎道 情理合为一

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历史遗迹、文物魅力无穷，承载了穿越数千年而不朽的人文精神。扑拓有声，金石留痕。

二层展厅，有两幅挨着的巨作，《动物世界》和《元古宙波浪石》。《元古宙波浪石》中的石头，拓自嵩山，陈旭解读，“太室东麓，有一处元古宙时期形成的崖壁，水流的抚慰下，石头被雕琢出卷卷波浪。”近看，纸上皆石痕，远看，石头上的条纹如波浪、似音符流动，隐秘而伟大。

《动物世界》远看像两条巨蟒合并的一艘战舰，近看又是由若干个动物构成。就像1000个人就有1000个林黛玉。有人看出来鱼，有人看出来鸳鸯，还有人看出来蛇，“千万变化”就是作品的魅力。

陈旭手机里有一张照片：他坐在一片山石上，露着太白牙，笑得和阳光融为一体，两只

脚前伸，厚实的户外鞋鞋底也“咧开了大嘴笑”。陈旭说，当时在嵩山做田野采集，跑了一个多月，那天就觉得脚疼，坐地上一看，两只鞋底都磨开了大口子。

还有一张照片：河边，陈旭手拿拓包工作，对岸，两个光屁股小孩正玩得兴起。

山长水阔，木石多情。陈旭说，一幅作品的完成，要经过采集、制作、装裱等，拓只是起始，拓完之后要干透、再拍平，将一块块拼接部分无缝对接，保证纸间没有拼缝，既要耐心又要技术。

《动物世界》就用了100多片宣纸拼接，历时6个月才制作完成。陈旭的作品，传拓内涵依于物体、生发意境、富有意象，技艺近乎道、情理合为一，久久为功、孜孜以求，成就了三晋传拓技艺的卓越高度。



《云冈石窟最美比丘尼》

道在日新 艺亦须日新

既是扑拓技艺非遗传承人，又是知名三晋文化研究及金融史学者，陈旭以晋商为题材的拓迹艺术作品，诠释了三晋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二层刚上楼梯，有一幅长12米、宽3米的大作，名曰《鸿儒博商》，由一副副商业牌匾构成画面，“长裕川茶莊”“德庆楼老店”“恒盛祥茶號”等晋商老号牌匾次第排开，气势磅礴。

站在作品前，似乎穿越回当时的一街二行，浓浓的儒商气息扑面而来。陈旭说，“创作这件作品，一方面实景展示晋商热闹的商街印象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，是想展示商人应当具备的改善营商环境、担起家国利益的经世济民的中国大商人形象。”

细心的观众发现，展览的展签设计也做了创新，除按常规标明作品名称、编号外，还特意添加了二维码，微信扫码后即可获得作品的解读与背后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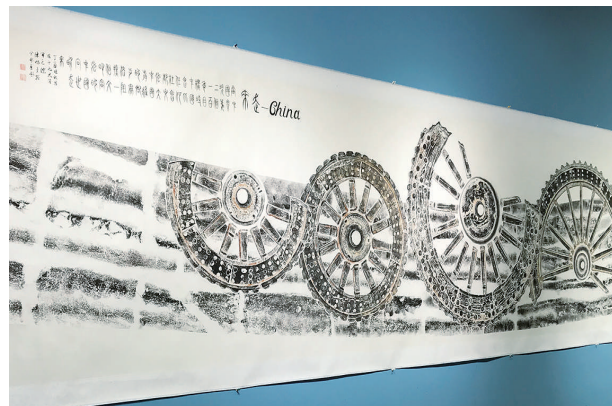
布展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问陈旭，展签的位置一般离地140厘米，此次也按这个标准吗？陈旭站在墙边比了比，觉得有些高了，“得方便孩子们扫码，太高，孩子就比较费劲了，1米多点儿正好。”

这些年，陈旭也把扑拓技艺带入大学课堂，以深厚的文化情怀、高深的思想学养和精湛的拓迹技能，引导学生研习实操，继承与创新并行，用心用力以非物质的艺和技，“复活”物质文化遗产。

“我工作生活在三晋大地上，这片土地用厚重的文化滋养了我，现在，我用我的微薄之力回馈这片土地。”开展仪式上，陈旭致谢父老乡亲，也用一句诗自勉，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。

问陈旭的办展初心，他指着作品《扑拓留声》说，“上面写得清楚明白。”这幅作品的题跋是：“道在日新，艺亦须日新，新者生机也；不新则死。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。”

记者 陈辛华 文/摄



《China-走来》